

「虛實尋蹟——文物科技遊古蹟」展

AR VR 助你細賞歷史建築之美



◆古物古蹟辦事處一級助理館長袁賜弟(右)介紹展覽理念。

◆「虛實尋蹟——文物科技遊古蹟」展覽現場。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25周年，以及作為「大灣區文物建築高峰論壇」的特備項目，由古物古蹟辦事處舉辦的「虛實尋蹟——文物科技遊古蹟」展覽日前於香港大會堂低座展覽廳開幕，利用創新科技展現香港歷史建築美學精髓。展覽立體呈現香港25幢特色歷史建築，參觀者穿梭其中，可以從虛擬實境中近觀歷史建築別具匠心的構造，也可以在古蹟模型前「打卡」留念，或從遊戲中獲得文物保育知識，在展覽場地趣味暢遊古蹟。

◆參觀者在導賞員的協助下體驗古蹟「密室逃脫」。

藉AR玩轉古蹟「密室逃脫」

展覽另設虛擬密室遊戲，參觀者可在導賞員的協助下，藉助AR體驗一場古蹟「密室逃脫」，運用文物保育的相關知識，在指定時間內完成任務獲得星星，繼而「逃離」兩幢法定古蹟——般咸道官立小學及東華義莊。策展人袁賜弟冀參觀者可透過遊戲了解兩間古蹟的有趣歷史資料，「希望無論是大人還是小朋友來到這裏，除了學習古蹟歷史知識，同樣可以有一個愉快且印象深刻的獨特經歷。」

展覽科技項目負責人蔡騰翼則表示：「古蹟涵蓋的建築面積頗大，如般咸道官立小學沿用至今，已經融入了不少現代設施。我們製作遊戲的時候要特別避開其中的現代設施，且需要將整個校園的重點範圍濃縮在這個7米乘4米的範圍中，這個過程中會有很多斟酌和思考，還要保證遊戲流程的安全。整個展覽我們用了半年時間去策劃和準備，也在不斷完善設計。」他更透露本周的東華義莊的密室遊戲將會更為精彩，「因為東華義莊一直都沒有改變用途，建築結構保持良好，內裏壁畫我們也做出了一比一的AR還原。」

◆蔡騰翼演示以「互動文物長廊」欣賞古蹟之美。

◆「文物黑盒」利用VR技術讓參觀者有如置身歷史建築之中。

◆回教清真禮拜總堂積木模型

◆香港大會堂積木模型

◆甯生春積木模型

◆參觀者可利用AR技術與古蹟拍攝獨特合照。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展「虛實尋蹟——文物科技遊古蹟」設「互動文物長廊」、「文物黑盒」、「樂影古『積』」及「密室逃脫」四大展區，各具特色，觀眾入場時還會獲贈由古物古蹟辦事處特別製作的筆記簿，邊遊覽邊記錄所見所得。「虛實尋蹟」這一主題正與展覽內容相呼應，正如古物古蹟辦事處一級助理館長、策展人袁賜弟所說，「虛」代表展覽所運用的科技元素，「實」則代表真實存在的古蹟本身，「我們實地參觀時更多看到的是歷史建築的外貌，很多時候卻會忽略古蹟內裏的細節，或者是精美的欄杆、藏於池塘中的牌匾等等，我們策劃這個展覽的原意就是想運用科技元素，將更多古蹟的一枝一節帶到大會堂，供觀眾細賞。」

文物長廊剖析古蹟細節

甫入展廳，便可於長約12米的「互動文物長廊」觀看16幢歷史建築的三維影像和影片，當中包括14所法定古蹟及一級歷史建築聖馬利亞堂、二級歷史建築保良局主樓，觀眾可選擇自己感興趣的歷史建築，透過放大、縮小或者旋轉影像，從不同角度仔細欣賞古蹟之美。展覽科技項目負責人蔡騰翼表示：「我們運用數碼影像採樣技術，於古蹟拍攝海量圖片，再交給AI構建立體模型，經由人手修復後再利用AI技術對比檢測準確度。『互動文物長廊』提供廣東話、普通話和英文三種語言，可供八名參觀者同時體驗。」

袁賜弟補充道：「香港的古蹟其實非常多樣化，我們在選擇這16幢古蹟的時候，希望涵蓋港九新界、中西風格和各類用途，既有如鄧氏宗祠等的傳統中式建築，也有如舊北區理民府等的政府公共機構建築。同時，我們還會着重展示一些平時參觀古蹟時難以留意或不知其意的建築構件，如保良局主樓上的的束棒裝飾等，我們都會在這裏解釋其內在含義。」

黑盒探索非開放古蹟

「文物黑盒」精選四幢各具特色的歷史建築，包括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東華醫院主樓、猶太教莉亞堂及前法國外方傳道會大樓，利用虛擬實境(VR)讓參觀者恍若置身其中。因為部分歷史建築內部暫不對外開放，故參觀者可於「文物黑盒」中獲得包含圖像及語音導賞在內的全方位體驗，深度暢遊。

「樂影古『積』」展區則用玩具磚塊砌出三幢今年新獲評級的法定古蹟模型，包括建於1915至1916年的回教清真禮拜總堂，興建於1931年推廣中醫中藥的甯生春，及啟用於1962年的現代主義建築——香港大會堂，參觀者不僅可通過模型一睹古蹟的全貌，亦可以掃描模型旁邊的二維碼，以擴增實境技術(AR)與古蹟拍攝一張獨一無二的合照。以積木模型展示最新獲評級的古蹟其實也別有寓意，「所有古蹟的出現過程其實都是從無到有，是前人以砂石磚塊逐步建造而成，所以我們也選用一塊塊小積木，一點點砌成一座大模型，體驗古蹟建造的過程。」袁賜弟說。

「虛實尋蹟——文物科技遊古蹟」展覽

地點：中環大會堂低座展覽廳(免費入場)

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八時

日期：即日起至十一月二十二日

他鄉 從這裏連接世界

——久違的國際文化節

同前兩年不一樣的事，最近徜徉在北大校園，一個特別的變化是：你可以很輕鬆地看到很多生僻的外國面孔。他們或三五成群同中國學生聊天，或獨自探索燕園的秋天，構成了學校裏的一道熟悉而陌生的風景——說是熟悉，北大是兼容並包的國際化大學，看到外國面孔似乎並不令人驚訝；說是陌生，則是因為疫情，許多留學生無法來到北京，這個幾年前還習焉不察的場景於我已經相隔了太久太久。我幾乎要以為，這樣的場景再也見不到了；然而我也沒想到，一切似乎都變得更好。伴隨著留學生的歸來，學校的氛圍也更加靈動；而這些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也把停滯3年的北大傳統「國際文化節」重新帶了回來。

在北大，國際文化節可以說是規模最大的國際文化交流展示活動。我第一次去北大的國際文化節，還是幾年前在學校讀書而非工作時候。那時的「百講」前擺滿了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攤位，來自世界四面八方的老師和同學穿着各式各樣的服裝，奉上各種特色的食品，在舞台上舞蹈之蹈之，真給人以「萬方樂奏有於闐」的別樣氣象。只是因為疫情，許多留學生回不來中國，這國際文化節也就一連擱置了兩年。如今留學生紛紛回歸燕園，國際文化節也重新舉辦，對我們而言是再好不過的消息——

至少對我而言，打開一段塵封的記憶，有時往往比開啟一段新的傳說珍貴。

有賴於老師和同學們的精誠合作，學校的廣場上又一次傳來了各種語言的歡聲笑語。雖然因為疫情，活動在人數上仍有所限制，但這依然抵擋不了同學們起大早排隊的熱情。東方的、西方的面孔再次交會在包容的北大，共同奏響激盪人心的青春詩篇。出了大中華的攤位，我在日本區拿了啤酒，在俄羅斯區同金髮碧眼的同學聊天(他們的普通話甚至比我好!)還能在埃塞俄比亞的展區看到他們特色的咖啡豆，或許這是不是就是傳說中的「世界大同」?一切似乎都在回到記憶裏的鼎盛時期，雖然這麼說似乎還為時過早。不過，從畫完一個三年前句號的層面看，我沒有理由不說滿足：那些經歷過或經歷着的盛景正重現眼前。

活動結束後看朋友圈，一個已經大四的同學久違地發了照片——她等了國際文化節三年，



◆北京大學國際文化節現場。

如今臨近畢業，終於操辦成功，她的心情遠比我們激動。同樣打動我的，是她文字中的那句「三年飲冰，難涼熱血」：一晃三年，一次次的準備，從一次次的失望到如今的繁花開遍，箇中辛苦，冷暖自知。我敬佩她很強的毅力，更敬佩她為代表的一大群北大學子，他們往往願意以超常的堅韌，把一件了不起的事做下去。「苦人天，天不負」，在他們的腳下，我正看到一座溝通中外的橋逐漸連接世界。

◆作者/圖片：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秘書長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王柏榮

指尖上的守望 老手藝需要新表達

「傳統手工藝並不是老掉牙的東西，老題材也能有新表達。」劉惠斌說，作為一名傳統手藝人，要將自己的思想融入作品，在繼承傳統的同時不斷尋求創新。劉惠斌，山西晉城人，是中國傳統工藝美術大師、山西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晉城傳統彩塑」第四代傳承人。彩塑是中國傳統的一種雕塑工藝，寺廟中的彩塑造像是中國泥塑重要的組成部分。山西晉城擁有歷代彩塑600多尊，其中澤州縣府城玉皇廟內現存的《二十八星宿》彩塑，被譽為「海內外孤品」。

劉惠斌自幼受到傳統文化熏陶，癡迷於泥塑藝術。「我從小就喜歡玩泥巴，記得第一次在寺廟裏看到佛像，瞬間就燃起了我的興趣。」後拜師學藝，師承晉東南地區傳統彩塑名師梁金順，跟隨第三代傳承人劉信貴系統完整地學習傳統彩塑製作工藝。

傳統泥彩塑，三分塑，七分彩，講究形神兼備。劉惠斌介紹，首先要根

據設計畫稿立骨，也稱搭架子。骨架製作好後，用稻草繩、麥桿等纏繞紮紮在已做成的木骨架上，紮成大體人形。

泥塑作品，上泥塑造至關重要。劉惠斌所用的泥是當地的白泥，顆粒均勻、立性強。一般分為三步，每一步所用的泥都不一樣，分別為粗泥、大泥、細泥，從而達到工藝要求，再經過很長時間的陰乾，使其乾透。

製作彩塑中，塑形、彩畫，最考驗手藝。特別是人物面部刻畫，輪廓、眼睛、眉毛、口紅，都見功夫。

「點睛之處一筆成型，泥土便有了靈魂。」30多年來，劉惠斌創作千餘件泥塑、彩塑作品，作品主題涉及民俗文化、廟宇塑像等，作品《降龍羅漢》曾獲得第三屆中國傳統宗教泥塑造型技藝大賽特別金獎。

傳統的彩塑製作是以泥土為原料製作，近年來，劉惠斌則嘗試着使用砂岩和煤矸石為原料來創作，雖是廢物再利用，但卻能讓作品保存時間更久。他認為，每一個匠人的作品都要有自己的特色，千篇一律不能稱之為「非遺」，傳承需要的是創新。

從24歲開始收徒的劉惠斌，30多年來已培養了8批徒弟，其中包括5個市級工藝美術大師。在他看來，「非遺工作不是單純保護，要讓它有新生命，就需要更多人參與其中。」

◆文、圖：中新社



◆劉惠斌正在創作。